

わたしの彼氏

我的男友

青山七惠

著

林青华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版权信息

- 书名：我的男友
- 作者：〔日〕青山七惠
- 译者：林青华
- 责任编辑：刘玮
- 关注微博：[@数字译文](#)
- 微信公众号：数字译文
- 联系我们：hi@shtph.com
- 问题反馈：complain@shtph.com
- 合作电话：021-53594508

目录

[版权信息](#)

二
三
三
四
五
六
七
八
九
十
十一
十二
十三



我的男友
一

鲇太郎想：

假如自己是个女孩，爱吃冰激凌，剪着轻盈的头发，吹着凉风，坐在长椅上眺望晚霞，哭了起来——理由是什么？

莉莉在哭。

鲇太郎看着太阳落到公园林子后面。他忍着不眨眼。不一会儿眼睛疼了，他使劲一闭眼。再睁开眼睛时，莉莉还在哭。

莉莉不跟鲇太郎对视，低着头静静地哭。说了该说的话，往车站那头一走了之就是了，可感觉非得这么哭不可。然而，没下命令，眼泪也自然涌出来。

“太阳，”

鲇太郎说，

“好晃眼。”

莉莉一瞬间停住呼吸。走过跟前的路人脚踝贴了创可贴。是皮肤色的、平平无奇的创可贴，正中间小纱布的部分染上了一片暗影。

“莉莉，冰激凌要化掉啦。”

鲇太郎窥探莉莉哭泣的脸。

“这个，我不要了。”

她抽噎着，把手上的冰激凌递给鲇太郎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太凉，牙齿痛。”

鲇太郎想象着开始融化的蛋卷冰激凌表面上，出现有人在某处花地里笑呀、跳呀，周围聚集许多小动物的欢快场面。他不时对身旁的莉莉说“别哭呀”。

稍稍安定下来了，莉莉回过神地干咳一下，说道：

“我好像不喜欢你了。”

“不喜欢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也不是讨厌。”

“对我？”

莉莉点头。

“我祈祷你会幸福。”

“你祈祷——在哪里？”

莉莉掏出毛巾布手帕擦擦眼皮下。然后好一会儿抵着鼻子。好像在嗅什么好闻的味道。

“我真的祈祷了。”

“莉莉，别祈祷呀。”

“我得走了。”

“哎，怎么回事嘛。”

什么什么的……一开口又流泪了。眼泪只管流。莉莉站起来。

“总之，就这样。”

她照直说了，跑进路人之中。途中，发现自己在期待被追上，就跑得更快了。跑到车站时，大汗淋漓，脸上不成样子。莉莉上洗手间，稍微理一下妆，上了电车。

吃完了莉莉留下的冰激凌，鲇太郎站起来，直直身子。有东西往上涌。

“莉莉！”

他向车站那边喊。路人吃惊地看向他。

追上去并不明智，他刚才目送着莉莉的背影，心想。可到了此刻，他感觉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明智没多大必要。约过了五分钟，鲇太郎决定追赶她。

抵达莉莉的公寓前时，天已经黑下来。她的房间亮着灯，并没有人开门的动静。按门铃的几分钟里，小腿已经被蚊子叮了两处。他一边敲门，一边小声喊：

“莉莉，开门！”

然后他又等了几分钟，什么也没干。邻室房客提着粉红色环保袋回来了。鲇太郎笑脸相迎：“晚上好。”邻居也回以笑脸：“今天热得像夏天了啊。”鲇太郎这里来得多，彼此面熟。

鲇太郎掏出手机，给莉莉发信息。

按了“发送”没多久，她出来了，还跟公园分别时一样穿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莉莉看上去不开心。

“莉莉，对不起。”

“为什么道歉？”

“我不想分手。”

“可是我们不能再交往了。”

“有不是的地方我会改。”

“不是那个问题，不能再有鲇太郎存在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”

“原因也不说？”

莉莉像平时一样，露出龇牙笑。鲇太郎一见那笑脸，就忍不住了，

上前一步要牵她的手。莉莉一闪身，把门口放的细长花瓶拿在手上。瓶子是空的，底部有些茶褐色污迹。

鲇太郎哭着回家。

不紧闭着嘴，牙齿会打颤，轻轻发出咯咯响。

围绕路灯的飞虫形成了斑点的圈，飞舞着。

鲇太郎有三个姐姐。

大姐和二姐都结婚了，三姐单身。三个姐姐都堪称美女。鲇太郎伤心时上门去喝茶的，肯定是二姐百合子家。

有了莉莉的事情的第二天，大学里一下课，鲇太郎就去百合子家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鲇太郎一见久违的姐姐，几乎瘫软倒下。可他使劲站稳了。

“我路过。身体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她血管突起的手按在腹部。鲇太郎担心她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。

“你肚子疼？”

“没有。喝茶吗？”

百合子没按着腹部的手沙沙地抓着头皮。然后，不等鲇太郎回答，退到走廊后头。

鲇太郎稍后进入客厅，见百合子坐在餐桌的椅子上，面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

“喝茶好吗？”

“正在煮开水哩。”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写传记。”

百合子一脸认真。鲇太郎一时不知怎么夸姐姐忽然冒出的念头，说了句“挺好”。百合子还在等弟弟的话。鲇太郎问“为什么”，因为姐姐没回答，他又问：“什么传记？”

“自传。”

“谁的？”

“肯定是我的呀。”

鲇太郎撇下又对着电脑画面的百合子，去厨房看水烧得怎么样了。他坐在圆凳子上，呆呆望着煤气灶上的水壶。看着蓝色火苗烧着的、水壶侧面到底面的弧线，想起了莉莉的下巴形状。

水开前，鲇太郎站起来准备泡茶。说是准备，只是撕开立顿的小袋

子，把茶包放进马克杯里。

昨天莉莉宣布分手以来，当他做一些极日常的动作时——给蚊虫叮咬处涂一下药、扯一下手纸、停下来等交通信号灯等等，鲇太郎就想，自己是为何而活着。每逢此时，他或者想起“希望”、“祝福”之类明快的词儿，或者在日头下奔跑，或者读书，就变得舒畅，可到处都会遭遇莉莉的影子。而这个影子堵住了他的去路。

鲇太郎察觉厨房充满影子，决定送两杯泡好的茶到桌子上，听姐姐说话。

“开始写传记了吗？”

“正迟疑呢。”

“迟疑什么？”

“开头第一个句子。想着该以什么开头。”

“一般是‘某年某月，我出生了’——怎么样？”

“一般成那样可不行哩。”

鲇太郎端起杯子送到唇边。桌子边上，放着菊花形状透明烟灰缸。百合子和她丈夫应该都不抽烟的，可这个烟灰缸从他们搬家过来起，一直都在那里。

莉莉的房间时不时会有一股烟味儿。鲇太郎想起来了。并不是她自己带着烟味儿。一下子打开洗手间的门，或者摇晃窗帘、驱赶趴在上面的飞蛾时，就有这味道。鲇太郎推测，可能是她之前的男友吸烟。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，两人分手时，莉莉哭得厉害吧。这么一想，鲇太郎肯定又会产生必须完全谅解她的欲望。

百合子突然离座，鲇太郎吓了一跳。他想，也许自己对着烟灰缸的视线，被察觉到跟平时不同，混杂了某种东西。百合子在窗边站了一分钟左右，左右侧一下脖子，缓缓走回来。她坐下来，双手搁在键盘上。

“还是讨厌写文章。”

百合子眼盯着屏幕，说道。看上去生气似的。她婚前在业余剧团当女演员，声音正好像桌子上的烟灰缸一样，沉沉的、透明的。

“不写就完了呗。”

“可我想写传记。你觉得该怎么办？”

“拜托专业的人？”

“该怎么找？”

“在网上，或者打广告……”

“你帮我找吧？这你擅长嘛。大学里头有擅长此道的吧？帮我找吧，我付钱。”

百合子求人办事时，总是很认真。不行就不存任何幻想。

“我想试试做口述笔录。”

“明白啦。不过，口述笔录的句子是自己想的。”

百合子点鼠标，关了电脑。

“你最近……还好吗？”

车子驶过前面的路，听不清问题，但鲇太郎回答一声“嗯”。

“感觉还行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忘了……她的名字。”

“莉莉吗？”

“就是她。”

约一个月之前，鲇太郎带莉莉来探访，把她介绍给姐姐。

“你别那么叫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想出来的？”

“大家都那么叫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的名字用英语讲，也是莉莉，成一样的了。不过，那女孩子穿衣的品位不赖。”

鲇太郎想一起夸夸莉莉的优点，但决定先坦白。

“昨天分手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甩了我。”

百合子扳着鲇太郎单薄的肩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鲇太郎回答不了。

“这么好的小伙，为什么？”

鲇太郎想在阳光里奔跑。

早上一进教室，从后上来的点点拍拍鲇太郎的头。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喔。”鲇太郎应一声，点点握拳捅两下鲇太郎的胳膊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挺生气的。”

鲇太郎很为难，揪着耳后的头发。他衬衣左臂凹下了点点拳头的形状，但慢慢鼓起来，恢复原状。

“你不是跟踮脚立子在一起吗？”

鲇太郎没回答。点点总爱这样喊莉莉。她说，个子矮小的莉莉，在

布告牌前总是踮着脚，她很烦莉莉这样。

“你前天跟立子在公园吧？我看见啦——我在烤薄饼。”

“看见什么？”

“拿着冰激凌走路。我想把你跟立子拍下来，给你们做月历。”

鲇太郎“嗯嗯”地点两下头，从双肩包里取出笔记本和水壶。

“立子还行啊，跟你的话。”

点点坐在鲇太郎旁边，把大大的手提包扔在桌面。袋口飞出文具盒。

“帅哥美女啊。”

她说着，定定看着鲇太郎的侧脸。想寻找什么证据似的，从鼻子下的凹处到眉毛稀疏处，仔细看。

如她所说，鲇太郎脸相还行。鲇太郎习惯被人看。也不费心去抗拒望过来的视线。所以，看的人可以厚着脸皮仔细打量。垂下视线的他得到同情。那副没自信的样子，唤起从前的亲切回忆。

上了年纪的教授进入课室，点点面向前方。她从小袋子里抓一把糖和字母巧克力，捅捅鲇太郎肋部，悄声说：“要吗？”鲇太郎摇摇头，手握自动铅笔。点点缩回手，随即问：“中午一起吃饭？”鲇太郎点头。

头发花白的教授让坐在最前面的短发学生朗读符号论的教材。学生像咽喉里哽着刺球似的，不时咳嗽。鲇太郎又开始想莉莉。感觉教室门上的毛玻璃外面站着莉莉似的，他望了好几回。

鲇太郎还没有放弃莉莉。从分手那天的傍晚到今天早上的约四十个小时里，鲇太郎给她写了好多次信，又感觉不行，收进抽屉。取而代之的是给她手机发了很随意的信息。每发一条信息，鲇太郎就觉得在莉莉的心头阵地获得一块地盘，但没有回信。

朗读的学生一阵猛咳。

必须做点事情，鲇太郎使劲想。

他没打算放弃莉莉，但得做点事情才行。否则，他害怕自己要变成绿色妖怪。所谓绿色妖怪，是他上幼儿园时热衷的、电视大英雄节目里的丑陋怪物。绿色妖怪的脸坑坑洼洼的，身上软绵绵，眼往上挑，嘴唇浮肿，绿色的双颊鼓鼓的，塞满世上一切憎恶和悲伤。被绿色妖怪喷了毒气，一辈子都要被憎恶、悲伤折磨。但大英雄总是身披斗篷从天而降，狠狠打击绿色妖怪，朝受折磨者微笑，送他一枚怪物的漂亮白牙。这就是解药。绿色妖怪自己嘴里头就有解药，它为何仍是绿绿的呢？幼年的鲇太郎不明白。

不过，现在该想一想。它只是没有寻找。绿色妖怪不知是因太郁闷还是嫌太麻烦，没有寻找治愈自己的东西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我的男友》〔日〕青山七惠 著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89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